

长篇推理小说

〔日〕森村诚一 著

花骸



江西人民出版社

长篇推理小说

花 骸

〔日〕森村诚一著

马兴国译

花の骸

森村誠一著

根据讲谈社一九七七年三月版译出

花 骸

(日)森村誠一著

马兴国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1 字数 22.5万

1982年3月第1版 1987年5月江西第2次印刷

印数：65,001—97,000

统一书号：10110·213 定价：1.90元

译者的话

《花骸》是森村诚一的一部长篇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其实就是侦探小说。一般认为现代侦探小说，是由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开创的。

日本推理小说是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三年四月，作家平井太郎（1894—1965）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推理小说《两分钱铜币》，并根据埃德加·爱伦·坡的日语读音，起了“江戸川乱步”这个笔名。从此，推理小说独步日本文坛，江戸川乱步亦成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他认为推理小说，“主要是运用逻辑推理依次去疑解惑，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描写侦破复杂犯罪过程的文学。”

一九四六年，由于日本文字改革，废除了“侦”字，同时也为了表示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区别，根据作家木木高太郎的提议，将原来的侦探小说改称推理小说。

五十年代，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崛起。它摆脱了以往的推理小说只是追求解释犯罪之谜和强调名侦探非凡的推理才能的桎梏，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不仅追究犯罪者的动机，而且分析和批判促成犯罪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把推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兴起，是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新社会派”在继承和发展“社会派”的传统的基础上，集中反映了在经济繁荣后面掩藏的社会弊病、阶级矛盾；刻划了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人们的病态心理。对于了解当前日本的现实社会，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有一定的意义。

森村诚一是“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作家，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埼玉县熊谷市。父亲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森村从熊谷商业学校毕业后，曾经在一家汽车部件公司工作了两年。此后，他进入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学习。一九五八年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几家饭店谋生，甚至当过客房钥匙保管员。他在东京都市中心饭店任接待科长时，认识了住在饭店的著名作家梶山季之，梶山经常委托森村代他转交稿件。于是，森村趁机偷看梶山的原稿，学习写作技巧。梶山发表连载小说时，森村就偷偷进他的房间，看他下一章写作计划，然后，自己也按照这个计划创作，并和随后发表的梶山作品对照，找出差距再修改。森村发愤十年，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发表了处女作《大都会》，走上了从事专业创作的道路。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森村诚一先后发表了五十多部长篇推理小说。其中，《高层的死角》（1969）获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奖，《腐蚀的结构》（1973）获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奖，《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这三部代表作品，都给社会以较大的影响。森村诚一已成为日本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作家之一。

《花骸》最初连载于《周刊现代》杂志（1976年1月1

日号至1976年9月16日号)。一九七七年一月由讲谈社、一九七八年一月由光文社出版单行本。

《花骸》情节从在东京街头发现的贫苦农民山根贞治的尸体开始展开，几经曲折，查出一个以地下金融巨头金崎末松为首的黑集团。这个无恶不作的集团，上有内阁大臣的庇护，下有官政财界要人的支持。他们大规模倒卖国有土地，从中牟取暴利；从南朝鲜骗来无辜少女，强迫她们卖淫；为掩饰罪行，不惜杀人灭口，残暴至极。刑警们在破获这个集团的基础上，又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拨开疑云迷雾，逮捕了杀害山根的真正凶手——被害人的生前好友岛村太平。

小说痛斥了这个罪恶集团的后台、日本政官财界的上层人物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同时，还寓意深刻地告诫那些追求虚荣、迷恋大都市奢侈腐化生活的人，乃至对日本社会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人，要警惕“跌进根本看不见希望之光的黑暗深渊”，是一部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小说。

《花骸》情节起伏跌宕，错综复杂；迷中有迷，扣人心弦。语言通俗流畅，饱含作者的激情。

这个译本根据日本讲谈社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三版译出，并参考了先文社版。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对原著理解不够，译文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马兴国

一九八一年三月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推理小说。作品从东京街头发现贫苦农民山根贞治的尸体开始，几经周折，查出了一个以地下金融巨头金崎末松为首的黑集团。这个黑集团打着“日出美女俱乐部”和“帝都观光公司”的招牌，大规模倒卖国有土地，牟取暴利；诱骗南朝鲜无辜少女，强迫她们卖淫；为了掩饰罪行，甚至不惜杀人灭口，残暴至极。刑警们在破获这个黑集团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严密的逻辑推理，终于拨开疑云迷雾，捕获了杀害山根贞治的真正凶手。全书情节起伏跌宕，错综复杂；迷中有迷，扣人心弦；语言流畅，饱含激情。作者森村诚一是当代日本“新社会派”推理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作品有《人性的证明》等。

目 录

- 三个强盗..... (1)
- 路旁死尸..... (11)
- 案件起因..... (38)
- 恐怖之夜..... (57)
- 冒牌夫妻..... (85)
- 幽灵牧场..... (99)
- 少女的梦..... (118)
- 模特的心..... (133)
- 黑幕人物..... (152)
- 情男情女..... (165)

凶相毕露·····	(176)
管鲍之交·····	(186)
一场虚惊·····	(198)
紧急出动·····	(215)
山庄寻花·····	(237)
怀胎之谜·····	(265)
去伪存真·····	(284)
布下罗网·····	(297)
跟踪追击·····	(317)
水晶兰·····	(325)
后 记·····	(343)

三个强盗

1

“咱们当强盗吧！”一个人提议。经这句话的启示，几颗绝望的心，立刻朝着反抗社会的方向靠拢，统一了意志。老实说，三个人把钱都凑起来才不过三千来元^①，还不够买一张回北方老家的火车票。打今晚起，他们连最便宜的小旅店都住不成了。

“当强盗？到哪里去抢啊！”另一个人察看一下四周，盯着提议者的脸问道。

“干这种事情还有准儿，找个有钱人家！”

搭话的是第三个人。这三条疲惫不堪的汉子都在四十岁左右。按发言顺序，个头一个比一个矮，脸上都布满蓬乱的胡须，面容十分憔悴。身穿肮脏的西服和膝盖鼓了出来的旧裤，手里拎着旅行袋和包袱。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北方来打短工的庄稼人。

出门在外的人每当重返家乡时，心里都是热乎乎的，充满了即将与久别的妻室儿女团聚的欢欣。尽管由于都市的繁重劳动，身体已是虚弱不堪，但心情却很兴奋。行李里鼓鼓

① 指日元。以下同。]

囊囊地满装了给家人的礼品。即或在候车期间，伙伴们也是手举酒瓶，你推我让，爽朗的笑声久久不绝。他们的心早已飞到故乡的家里，栖息在亲人的身旁。为了度过乘车前这段难熬的时光，他们索性在月台或接待探亲旅客的帐篷中开怀畅饮。

然而，这样的喜悦却与这三个人毫无缘分。他们没有笑容，心中充满的是难以解脱的绝望和疲劳。

他们是在两个月前来到东京的。那正是春耕告一段落的时候。在家乡时听信了谎言，什么“日薪五千元”、“往返路费报销”、“宿舍舒适完备”等等。三个邻近的人相互串连，决定出来作工。他们的妻子也曾劝阻说：“这种时候，哪有那般好事？孩子他爹，别去了！”可是，现金收入的诱惑却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住他们的心：每天赚五千元，省吃俭用，可以剩四千五百元。干十天是四万五千，三个月就能积蓄四十多万。四十万元到手，不仅能购置彩色电视机、电冰箱，还可以给老婆孩子买几件漂亮的衣服。

今年不景气，招工名额少于往年，难得揽到一份活。这一带，家庭经济如今已经到了不外出做工就难以维持的地步。这里原来都是些土地不到一公顷的小农户。在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盖满冰雪的这块土地上，除了稻谷以外，只能种些耐寒性强的稗子和大豆。政府实行的减反政策^①，挫伤了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对大米生产实行了价格补贴政策。这种政策刺激了稻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大米生产。但是，由于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大米需求量相对减少，出现大米“过剩”。因此，日本政府从1969年度起，采取了缩减大米

农民种稻谷的积极性。当地的土地陆续被各地的国营或私人
大资本企业开发，农民相继离开家园，昔日“土地就是生
命”的传统观念丧失殆尽。

在这块土地上，农民们清晨顶着繁星出工，夜晚披着月
光归来，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可是，收获的米却全部卖给
政府，自己不能自由买卖；蔬菜的售价也总是忽起忽落。与
其被土地绑住身子，干那种苦不堪言的农活，倒不如干脆进
城打短工，还能赚到一笔现金。

由电视机引起的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风潮，袭遍日本每
个偏僻角落的农户渔家，摧垮了朴素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
惯。人们通过电视，接受现代文化生活的洗礼。虽然身在穷
乡僻壤，心却与城市生活脉脉相通。对金钱的需求，也从原
来的只求维持最低生活的低标准，发展到要与现代化城市生
活相媲美的高标准。这样，外出做工形成一种风气，在农村
里滋生蔓延。有的地方，本来只是在农闲期间离乡，现已发展
为成年累月外出；原是厂方根据农活的忙闲来招工，进入不
景气时期，反倒是农民根据厂方的需求而去应募。这样，找
到工作的人尚好，找不到工作的农民，由于思想早已离开土
地，不肯再回到田里无所牵挂地务农。外出做工不仅夺走了
农民的土地，也熄灭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就这样，三个人都被招工人宣传的“优厚待遇”所迷

种植面积的措施，鼓励稻农转种其他作物或休耕，对这一部分
土地给予每十公亩三万五千日元的奖励补贴金。这一措施就是
“减反政策”。“反”是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反大约合十公
亩。

惑。这次招工没有通过职业介绍所，他们只是妄信了来人“登记事业斡旋指导员”这个职衔。这是什么职衔？登记什么？谁都不晓得，稀里糊涂地报了名。这里也有一种诱惑力：不通过职业介绍所，收入的现金无须纳税。

临出发的时候，指导员说合同中“往返旅费报销”的旅费，在到达工地前，需要应募者暂时自理。无奈，人们只好把家里仅有的钱凑到一起，买张去东京的火车票。他们对来汽车站送行的妻子千嘱咐万叮咛：“只要挣了钱，马上就寄回来，你要把家照看好。”已经看不见汽车的影子了，妻子依然伫立在旷野里的车站处翘首眺望，样子着实可怜。妻子为了给丈夫买张去东京的车票，连孩子求学的伙食费都添进去凑了数。“不管干什么活，一定得挣钱寄给家里”，他们暗下决心。

然而，应募者们却被带到东京都和埼玉县交界处的一个工地。居住环境简陋，如同预制板搭的临时营房，室外下雨，屋内打伞；十个人挤在十二张席铺大小的地方，简直就是“窝棚”。

工作是清理建筑工地和挖坑。合同规定日薪五千元，可每周只三天有活干。一旦没有活，照样要交付伙食费和其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工地里还有“赊帐”的名堂，从伙食费、洗澡费、行李费到买肥皂、毛巾、手纸之类日用品的钱，统统由日薪中扣除，价格比市价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更苛刻的是，工头们巧立“关照费”的名目，从工人的日薪中措十分之一的油。这样，钱到了工人的手里就剩不了几个了。就是这点钱也攒不住，倘若接连几天没活干，还得

靠借支度日。

尽管条件恶劣，他们还是含苦茹辛地干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不景气的凄风愈刮愈烈，即便离开此地，也揽不到活计可干。合同没有兑现，苦楚也无处诉说；看工地的气氛，一旦失言，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大祸。工棚管理员就是个流氓。

三人节衣缩食，总算从贫困的生活中挤出四、五万元，先后汇给家里。干了两个月，手头只剩下四万块钱。

他们躲过工头的监视，商议对策。

“咱们赶紧走吧！”

“嗯，再干下去，也剩不下钱。”

“万一得了病，就鸡飞蛋打啦！”

虽然还没干到合同规定日期的五分之一，但没病没灾就算万幸。因为恶劣的伙食、非人的环境，已经把他们的体力消耗殆尽。

他们从板着铁青面孔的管理员的眼皮下溜出来，逃离了工地。

中途没活干，自然不会得到还乡旅费。不过，总可以让家人看看怀中的四万块钱和平安归来的人啊！

逃到上野车站，他们被搁住了。国营铁路工人罢工，所有列车都停止运行。本来，在工棚看电视时，就已经知道罢工的事情。

他们乐观地以为罢工不会持久，白白指望明天就会发车。三人在车站附近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说是小客栈，饭费在外，一天的住宿费就三千元。即便勒紧腰带，一天只喝两

034075

顿汤面，也得三千五百元；上街一趟，杂七杂八的开销又是不少。

罢工持续很久，国营铁路部门和政府都为自己开脱、巧辩，受害的是夹在两者间的平民，是和他们三个人同样贫困的老百姓。

血汗钱越来越少。钱已经花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曾想到，没有火车，可以坐汽车走。不过，长途汽车只跑一半的路程，余下的旅途还得等候因罢工而停发的火车，里打外开还是一样。

三个人也曾找过东京都的“援助季节工人协议所”。可由于铁路瘫痪，回乡的人们中途受困，无处可去，蜂涌而至，搞得协议所也一筹莫展。

都说山谷一带有便宜的旅店，可出于畏惧，又不大想去。正在核算离开客栈，去地下道过夜时，终于看到罢工结束的迹象。到了这时，手中的钱已经花光，即使通车，也无钱买火车票了。国营铁路当局决不会对国民补偿罢工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离村时，妻子用孩子的伙食费给自己买火车票时的那副面容又浮现在脑海。事到如今，有什么脸面分文不拿地回家去呢？

三个人走投无路了。装点这光怪陆离大城市的霓虹灯在眼前闪耀，这儿要什么有什么。大都市如同银光闪闪的巨大的容器，装满了满足人们一切欲望的物资和美女。然而，容器中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到不了他们的手中。哪怕一小块碎渣；不！哪怕是一颗微粒，也足以使他们一家人得到

温饱啊！

这五光十色的世界，虽然可以看得见，却绝不能为自己所有。满足欲望的对象和他们之间，隔有一张冲不破的透明薄膜。若想破坏这层薄膜，就必须反叛这个社会。但是，直到今天，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未曾产生犯罪的闪念。

“当强盗去吧！”

其中一个人的提议，使心神不定的人们不再犹豫，一只诱惑的手牢牢地抓住他们。

2

不管怎么说，当强盗就要抢有钱人家。他们把行李寄存 在上野火车站的物品寄存处后，便四处物色抢劫的对象。可是，那些富豪巨贾的院宅都戒备森严，说不定还有保镖和警犬哩！外行人即使想当场抢劫，也很难下手。

东京都有千家万户，竟没有他们可以下手的对象。

公寓的住户互相间漠不关心，看起来倒是很适于行抢。可相应地对外来人员也戒心十足，可以说，对所有来历不明的陌生人都 不相信。先是从屋门的瞭望孔投出窥测的冷冷目光，接着便通过门上的扩音器盘问，若是回答得不圆满，对方是不会开门的。即便花言巧语地骗开了门，还有直通警卫室的防盗警铃。邻居间漠不关心，自卫感却十分强烈。

三人转到一户独门独院的豪华公馆的墙外，墙内好象有狗。庭院树丛中洒下的灯光温暖柔和，说明室内一定是合家

团聚、笑语盈盈。那是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也有妻子，可是，从降生那天就注定了与丰厚的物质条件不共戴天。

其他的楼院、集体住宅，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希望。

一旦心虚，越发畏缩。

“罢了，别干这种营生，回去吧！”个头最高的人说。

“回去？回哪儿去？”中等个的人问道。

“事到如今，连家都回不去。”小矮个子补充了一句。

“那倒是。不过，在这种地方转悠，警察会盘问的。”

大个子说。

“火车票钱从哪儿来？”中等个子反问道。

“再、再找活儿干。”大个子说。

“上哪儿找活儿呀？”小个子问。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正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所以才沦落到这般地步。

夜深了，灯光显著地减弱了。如果警察发现这三个衣衫褴褛的人在有所追求地四处徘徊，无疑会上前盘问。

“唉，肚子饿啦。”

一个人的哀叹，使另两个人也感到腹内空空。今天，从早上开始就没有象样地吃过饭。自打下决心当强盗，戳破了犯罪这块薄膜后，随之而来的紧张感，使他们忘记了饥饱。

恰在这当儿（或者说可以说很不恰当），一股美味食品的芳香，从夜空中飘来。虽然那是汤面味，但也使饿肚子的人感到格外的鲜美。